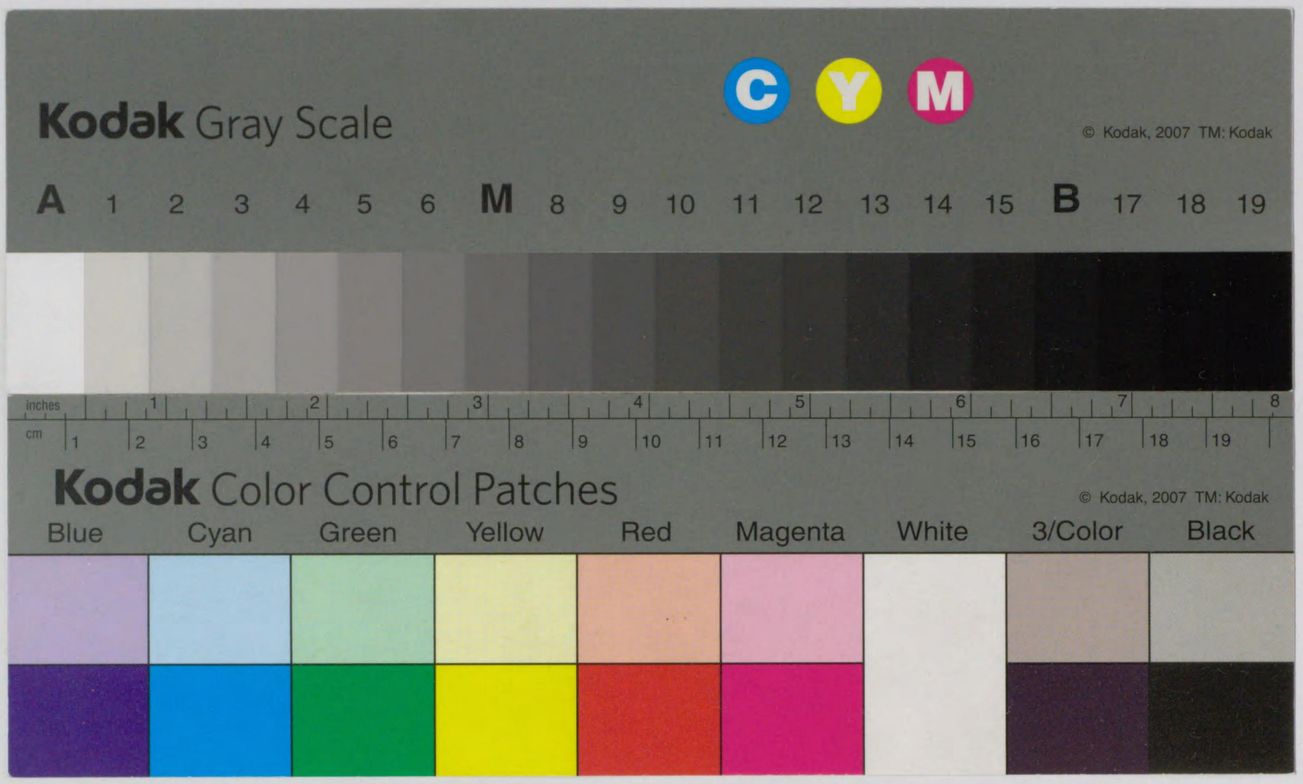

特56
特56-3
1200600245185

訂增 歌品詩木

五十

特56
0000 3

教育博物館印

明治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購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生也生資貨財也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荅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述古之富

東京帝室博物館
類纂史 屬正史 冊五十 函六
第五〇五號
二 二

楊慎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爲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余有丁曰言用此以轅近世之俗也

㊟趙恒曰至治之極云云不相往來老子之言也必用此爲務云云與之爭既破老子之說而爲之解曰惟當因之利導之整齊之教誨之而不與之爭可也若欲使老死不相往來則必塗其耳目乃可耳豈能行哉

董份曰按教誨猶順也整齊則強之管鄭是也商韓則爭已數語有見

㊟趙恒曰前叙平準而先提金錢之數以爲綱此叙貨殖而先提四方土產之宜以爲綱承以人事之所喜好奉用而庶民之所勸業樂事貨殖之所由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而貧富之所由興也貧富之道莫之奪云或有餘或不足巧拙之所由致也太公望管仲治齊以巧而富國者也陶朱公子貢白圭鳥氏倮倚頓等以巧而富家者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亾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挽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埶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雒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纑山中紵可以爲布亦作苧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丹山上有鐵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劉辰翁曰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里死用之時一日而急則珠爲不足弃穀粟猶是也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弃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弃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此二句即下文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之意）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物賤人棄之則貴人求之貴則賤人賣之是賤者徵貴貴者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伏後索）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亾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一〇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

也知物之爲時用猶知彼知己所以鬬也金穰水毀皆大槩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飢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作无時備不豈常稔常旱也按二十九十八十三十皆言斗

按計然即計倪也著萬物所出事見皇覽

倪思曰借知鬬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其理甚明末有欲鬬而徒手者歸有光曰此非有激安得如此云

按壤穰通用鹽鉄論此語作穰穰

按完者死不有也息幣即死藏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語遂悟爲學法益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即此意也

豬孔加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此即上賤之徵貴之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

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畫與越事相連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在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劉辰翁曰借陶朱公形已意故時時自言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皆是也非陶朱公語也

何良俊曰東坡云以范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父子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

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

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反蠡乘輕舟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爲朱公正義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

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爲者哉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不然蓋蠡既建奇功于世遂弃去自處以天下之鄙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豈以見鄙賤之事尚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其權正以見玩弄造化處而以爲蠡直聚斂積實者寧不爲蠡所吹耶

柯維騏曰陶朱公治産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著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證上文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爲二子立傳也

茅坤曰稱原憲子長有感之言謂其也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産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一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

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糟糠謂粗食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

蓋貧賤者何耶、
柯維騏曰于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誦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荷頓耳、
倪思曰此傳特于叙事中著精語、

倪思曰樂觀時變與盡地力相遠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老子之所未言、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隱不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取取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録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繭出取帛絜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穀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積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馮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猗氏縣名天下以鹽利著稱故周禮鹽人云共其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正義曰按猗氏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韮一畦一畦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淡得水氣鹽即成也池中鹹淡之水流入畦中鹽生畦上狀如冰凌大小形似鹽硝成則掬而出之

程一枝曰白圭傳中爾雅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荄以字形相近而訛也凶字別爲句與歲孰相應正實上文人取我予意、

謂上一本無鹽字周禮註同、

註坑一本作以
按今西北邊關亦時有之

尺許、坑曰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棊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 帝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蠃、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鸞、可反、○正義烏氏、縣名、在涇州西北百里、倮名也、畜牧及衆、庶賣求奇繒

物間獻遺戎王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 帝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

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 家亦不訾 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

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

財自衛、不見侵犯 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

女懷清臺 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

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

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

董份曰、序海內土俗處錯綜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其文尤妙

茅坤曰、太史公只因无錢贖罪、遂下蠶室、故此多感慨之言、

閔如霖曰、舉秦皇帝子長盛以譏時事也、豈曰崇勢利哉、

王世貞曰、夫秦何以客巴婦爲也、婦行堅至稱丈夫任難矣、客之志風也、此其意獨爲在貨殖乎哉、

芽坤曰太史公爲貨殖其六不足觀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尚如畫註難也下一本無畏字

論文長安句四方句

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重音逐隴反爲邪。○正義曰於耕稼也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郎櫟陽。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斯。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王巳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
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
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
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
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
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
邊胡數被寇人民於懻忮。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
忮、贊曰、懻音慨、今以士
名彊直爲懻、中也、○索隱曰、懻音冀忮音眞、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索隱曰、奇
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
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
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巳竭反、羯音
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
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謹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應劭前
掾音逐

其間得所欲耳、掾緣通、
余有丁曰、按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平陽之下、而又改掾爲緣乃當、

劉辰翁曰、索隱注陳掾猶經營緣當是楊姓陳姓因緣

註以士恐北士訛、

按羯羶、如羊狼鬬也、

緣反、陳掾、猶經營馳逐也。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
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
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
而言之、○正義曰、懷急也、音絹、
沙丘在邢州也、一作儇、一作惠、音翾
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椎剽。索隱曰、椎、擊也、剽、掠也、煞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
作推、徐廣曰、美一作弄、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
屣。徐廣曰、跕音怗、張晏曰、跕屣也、攢曰、躡跟爲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賢富。
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
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矝、濮上之邑

按舉河南因及齊魯楚越

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鄰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紗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綰音烏卓反。正義曰、綰音烏管反、謂東北與穢貉朝鮮眞番之利也。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知。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上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滎陽已陽。正義曰、今鄭州鉅野、野淮、屬巨野。正義曰、縣在鉅野澤也、臨淮、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東已陽以北至已陽。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定陶、在成陽。

楊慎曰、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若死者而有餘味、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楊慎曰、趨利甚于周人、亦如談從說橫之氣。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甚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爲某州者由其會中包括與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畫爲圖故其言縷縷欲罷欲續

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爲郢、楚之都、西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爲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急。正義曰、急音問

史言史言書本

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壽春亦一都會也。與閩中干越雜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

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足開談、

楊慎曰其心胷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買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意所及縷縷不絕於口、

劉辰翁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猶具題目其說見下、

按鄖關是古鄖國今鄖陽也徐廣作隕字繆、

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音潘、禺音虞、今廣州、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帝昭曰、果、謂蓏布、葛布、

頼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頼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頼川敦愿。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洵亦作郇、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

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

交通頼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

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

按總之猶言大槩、
註縣莒一本作除莫、
(增)趙恒曰天下物所鮮所多不同四方四民謹俗之同舉食鹽一事以例之而其大體皆如此也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云云而事蠶正可以見天下物與謹俗不同之大體如此也而承以由此觀之句先舉賢人隱士廉吏廉賈以例下文爲兵爲賊爲倡爲優諸食伎術之人皆在貨殖之中恢諸至此令人絶倒諺曰百里不販樵云云引諺之言以見治生之不可廢也不仕之人自有田園牧養之給陸地云云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所謂不窺市井不行畏邑坐而待收者也要其所以爲之者亦只是無財作力少有閒智既饒爭時而已不待危身取給而可勉也所謂本富之比於素封者也

董份曰若論世俗功利之心可謂情狀如見

董份曰文辭故爲無涯淚以指斥譏諷使當世不能解免圻中情事妙不可言

余有丁曰馬遷極知鄙猥不吝情實故屢起屢嘆猶以爲未足也直歷舉世間衣食生利害牒牒不厭而其中各

卽出石鹽、鹵顆南沙北、正義曰謂池及地鹽、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

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

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遘反縣首也、○正義曰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不損也耨除草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云〕作窳、音徒火反、○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果窳、贏蛖、正義曰贏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窳贏蛖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無饑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窳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蠃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

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有精意險語、

(增)李廷機曰、廉吏久久更富、謂廉能自保則歷顯任是更富也、歸富者速得爲賈之利、賢於貪賈、其歸亦不可算、

(增)穆文熙曰、詳所叙却似譏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

按索謂索財也、

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鶩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
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吏、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正義曰、挑音田鳥反、挑出不遠千里不擇
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挑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爲
富賢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
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
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
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増)余有丁曰、引諺語有分曉、

(増)穆文熙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其極論貨財者、爲世俗言、非其志也、

(増)李廷機曰、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列粟漆竹、以至籍藁之數、可爲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質而不俚也、

按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

按以下連用許多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
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
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
給、其利氐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率音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
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徵租賦
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
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所
謂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爲率、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記也、○索隱曰陂音詖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揪、騶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者、○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安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騶案韋昭曰、畦猶壠、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但恐心躁語矯枉過中、所以來班氏之譏、而世之喜短長者、則藉之以紛紛矣、

趙恒曰、此欲論末富之次者、而先起以此數句、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奏一經太史之

楊慎曰、進即博進交進之謂、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釀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正義曰、既饒足錢財、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也、酤醧二云酒酤、醧醬千坻。

云、噉、口也、蹄與、曰共千則爲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竪謂九竪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羣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絜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量耳非白疊也若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吸孫叔敖曰頗瓦器受斗六升合爲頗音貼鮐鰿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鰿魚與鮐魚也○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齊禮反刀魚也鮆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鮆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正義曰鮆音輒鮆魚也鮑也然鮐是大好者鮆鮑是雜者也徐云鮆腊魚也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鮆鮑是雜者也徐云鮆腊魚也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以千鈞論乃其

葉便是絶好文字

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埒音閑江反作儋孟康曰儋石甕石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新豪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豪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徐廣曰車一乘爲一兩箱轅及輪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爲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駟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骹音料○索隱曰蒼云尻骨謂八骹一曰夜蹄小顏

余有丁曰貧賈賣不肯賤人貴己賤人貴己故三之廉賈貴出如糞土故五之

羅大經曰廉賈知取與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爲取則其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斬斬自守則亦死大利之獲矣呂不韋奇貨可居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知商賈之權者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分韓彭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楊慎曰卓自卓涼自涼二氏不相混也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挈瓶之智哉

楊慎曰蹲踆同莊子紀他跋于窾水註蹲也

余有丁曰按此下敘富逐段換文

坻言史記評林　卷百二十九　十六　修來館藏

之賻關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秉栗千石者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鼠裘千皮正義曰鯛音彫羔羊裘千石也言秉栗三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子貸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駔節謂物貴賤也謂估儈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買而賈故得利少而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賈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涼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蔑萌徐廣曰蔑萌一作蔑蒙○正義曰蔑萌漢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大芋○正義曰沃音玉卧反蹲音存沃平野灌溉一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水音玉卧反蹲音存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道江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邾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楊慎曰刀間傳而語如此又傳之變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韋昭曰優游閑暇也人俗儉嗇而曹邾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儉有拾仰有取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邾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遙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韋昭曰優游閑暇也人俗儉嗇而曹邾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儉有拾仰有取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邾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遙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刀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豫州於富家相矜以久賈。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

余有丁曰纖非纖嗇之纖觀下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纖巧攸靡耳

倪思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註漢官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按此所以證入弃我取之必然

按賤賈卽田畜賈之賤者賈說不知所謂

倪思曰謂當開邊時惟長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史記言事評林　卷百二十九

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北地也爲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帝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價也任氏獨取贅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贅而善者不與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戶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戶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戶者言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戶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康說非也按戶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戶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戶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延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延故云一延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延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延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延或說度馬從橫適練前有監視之果馬光景一延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以爲侈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索隱曰謂出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其息什之○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音吐代反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一得十倍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齊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徐廣

按椎埋二字、疑有誤、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增)屠隆曰、太史公籍此傳、以玩侮一世、如以趙女鄭姬奔富厚、與壯士爲重賞使等並列、及馬醫淺方張里擊鍾等語、皆是滑稽之談、到末總收之、

曰、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只非也兩字、便滑稽、但讀者不覺、以爲帶上作句大謬、

楊慎曰、上下往複辨駁、皆筆力爲之、又異乎曰者之口語、文字必如此方是盡、

訂史記言林　卷百二十九　仁壽舍藏

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二示巨萬。此其章章尤異(總)杜陵、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

者也。徐廣曰、異一作叙、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抽字亦作掬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爲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者脂、無角者膏也、屠處也。而

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爵羊胃、以末椒薑扮之、詰暴使燥、則謂之脯、故具胃脯謂和而炙之、味而脯美故多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結應前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靖、女簸懷

清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榷筭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書其得固以自寬、如市兒賈豎歆豔錢帛、不復知天董份曰、當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胷中所識見、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間諺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于以爲漢武方征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爲實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録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絶、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主好貨殖、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而可見學者先讀此傳而後讀平準書、不待譏議而可見、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此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

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厠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媚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羞賦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視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陋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

豆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　終

田中篤實
本多政辰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是少昊之子黎乃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虎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

樓昉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于此篇終自敘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絶如諸世家皆多録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畧增損

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虎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國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以傳劒論

註傳劒論兵書、吳起贊作傳兵論劒、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畧復挿入司馬印以其顯不欲遺

顯、服虔曰、世善傳劒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劒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蒯聵其後也、正義曰、五帝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斬、○索隱曰、錯音七各反、斬音紀豔反、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劍杜郵、索隱曰、郵音尤、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鄜縣、○索隱曰晉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

也、

按衛宏漢儀註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荊賸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印爲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母懌亦音亦、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賸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二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曰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二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曰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二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賸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二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

如貫珠燦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叙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得乎、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爲疎。○正義曰、善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眞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爲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紲聰明、索隱曰、紲、音息列反、紲猶棄也、去聰明、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東也、下文苛察繚繞、即檢束之意也、茅坤曰、太史公分言六家指而獨歸重于道家矣、

按太史公於道家獨有褒无刺、誠處、

劉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爲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名家曰、

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爲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无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

增李廷機曰再叙六家每家用一故曰字以終上文之意不然則重疊矣

○又曰論六家於儒不取於道家甚詳意者習見當秋曹參以清淨治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變更紛擾而卒無補以故貶漢儒耳不則太史公論詩書禮樂春秋以爲學者至今宗之豈後儒者哉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久則亾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正義曰採取爲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駰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糜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糲音賴韋昭曰五斗粟三斗米爲糲糲音刺韋昭曰糲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糲麤米也三蒼云粱好脫粟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茅坤曰太史公終贊道家殊寧未詳其說、

主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爲者守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則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羣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

董份曰、神大用二句重出、恐是不及芟處、

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疎宕自有奇氣、

楊慎曰、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爲小坎、如春臼者、當之、寬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冥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即此類也、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録云、本名苗山、一名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禹登苗山、計功改曰會稽、因以名茅山南也、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名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

也、案在龍門山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

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

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

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金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益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黔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兩

坎、如春臼者、當之、寬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冥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即此類也、

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金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益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黔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在鄒縣西北而南曆魯

楊慎曰、據此馬遷亦嘗至滇也、

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擊虜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止義曰、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

黃震曰、按談生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悲泣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爲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而下云宣周邵之風、邵字恐誤、此必周南召南耳、

董份曰、紬、即繹也、謂發舊記而繹其緒也、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安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

卻寶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者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改歷

○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史記○正義曰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此時述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遇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喜志林云改歷於是○索隱曰虞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馬談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楊雄孫盛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亞列降及周室聖賢

○趙恒曰上大夫壺遂曰云云至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則下文遂之所言上無明君云云當三王之法已得春秋之所爲作者矣知春秋之所爲作而未知史記之所爲作故又有下問云云也荅以春秋承善敗惡推三代之德以褒周室史記竊比春秋亦非獨刺譏也然豈敢比於春秋哉此段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隱諱以避憲之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云云至末雖自謙不敢比於春秋然又以

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

孔子之戹陳蔡而作春秋自況則其自任之意益見其不敢讓之實矣今觀史記一書敘編年之法而爲傳紀書表前此之所未有也始拟者難爲力後之人咸取則焉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班楊諸人稱爲良史則雖謂之作亦可也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壯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微指修纂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氂一云繆以千里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有漸以然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漢書張註無數字

按習學記言云孔子曰未可與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

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无可无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固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取于聖人春秋之學益不然也、

按習學記言云、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此尤此春秋本義、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故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然只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乖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也、○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

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正義誤謬每如此劉知幾曰自敘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作似同陵陷沒遂貳於刑令讀者難得而善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其事始明矣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王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

董份曰自此下雜用韻語。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痴人說夢矣

柯維騏曰隱約之士意有所鬱或詠之為詩或著之為書以傳于來世。如文王孔子是已。屈原諸人人品不齊而事有先後要皆蒙難離憂文采猶足表見者也魯郊呈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遷之自任亦重矣

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

董份曰、班固贊語多用此體、乃知班不能出範圍也、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有本則紀有家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

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嚳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卽嶠

董份曰、數語斷項氏興亡之原已盡、羅大經曰、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焉、蓋遷以秦焚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于墮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亾秦之謀、可謂有大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紛紜失其

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軍、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

始皇既立。弁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賓。正義曰、賓音頻、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

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失其道而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亾其道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亾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董份曰、大臣洞疑、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

董份曰、此即主父偃之計、

依崔應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已也、應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亦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

凡出軍皆聽律聲以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業紂一業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索隱曰案忽者物之微也翲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翲恐衍字耳○正義曰翲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一作編論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幷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董份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紱
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
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痟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痟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下太公繆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虬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昧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畜畜黃髮。畜音婆毛萇云畜畜盛勇武貌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作遷一云監解。嘉父之謀。

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叔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衞毛聃曹是也。嘉

牧一本作牧
衛世家無傾公、註恐訛、

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作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最。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朘。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殭。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滅。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盪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宋世家偃剔成弟、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諫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偃音遏、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鬻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上、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龜鱓與處。索隱曰、龜音元、鱓音蟺、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下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績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友、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餓幽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

楊慎曰、以成皐臺起豈不奇絶、

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秦紏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彊、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紬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竇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
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正義曰、謂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楚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完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恊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相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績何相國不變。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秘。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
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
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

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
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
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
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擢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猶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紀。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如此、云爭馮亭反權、故智昏。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悉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逅、○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悉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魯爵祿。樂毅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

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
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
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趙頰川。盧綰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矦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
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矦。諸矦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繇常從高祖。平定諸矦。作
傳靳劚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劚音斐、其字從刀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王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
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濞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鄙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卬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按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漼字下又疑有闕文、

王鏊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彬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信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紀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術也。程者、權衡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遍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紀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衞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公或得其實也、至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玄。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竝時則年曆差殊、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駟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羣臣尊輔天子上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之曰公、或云、遷外父著述稱之曰公、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之闕也、補闕、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

董份曰、序略句、

增王世貞曰、余讀太史公自叙、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川、夫名山大川、即不朽何至深閟而長閟之使等於七石、然彼其窺於世之作者、挾講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黃金贊而白璧酬三

尺赫蹏之紙書世之所常言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艷以爲奇而已亦卒無以奪其地而見其取吾思通於鬼神而俗不曉聲等於金石而價莫售吾不能及吾身以自致其知於世而欲涼涼焉求千百歲已藏之山而發之希覯於必不可測之人而使之知此其事極迂而其致極憤激可念也

董份曰前已詳著作文之義此又下一冷語結括之甚妙甚妙

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比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所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比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所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徐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駰案漢書音義曰訖沒之後十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褚先生補闕非遷本意也索隱曰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十不補一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日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古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田中篤實 關利器 同校

官許

明治二己巳年正月十三日

發行書林　玉山堂　山城屋佐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彫工　江川仙太郎　全刀

東京　竹口茂兵衛

發弘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岡田屋嘉　七

須原屋伊　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吉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岡村屋庄　助

山城屋佐兵衛

上州屋惣　七